

散文·岁月如歌

# 出门俱是看花人

诗歌·紫陌红尘

□张乐

春又来，花又开。每次上班，迎着凉爽的晨风，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清香，一路看两旁的花次第开放。黄的迎春、红的梅花、白的樱花、粉的桃花……喜欢花，但称不上赏花。要说赏，如果不能悟到一些什么，只能叫“看”好了。就算真能领悟一些什么，那也不会像黛玉葬花那么动情又那么费神，也没有宝玉写《芙蓉女儿诔》的真切与悲伤。

开始留意樱花的时候，还是在信阳。那时师院有八棵高大的樱花树，据说已经30年树龄了。每年三月，它们一如既往地开得绚烂，引得很多人驻足。其实，它纷纷落下的时候，是最美不过了。那细碎的花瓣如雪，让人想起渡边淳一在《失乐园》里唯美凄婉的樱花意象。不是不借春，只是那种感觉似乎更忧伤美妙。所以毕业那年樱花绽放的时节，回望四年的青春，想起那些经过的人，感情泛滥成灾。如今多少年已经过去，兀自回首，还是会感慨唏嘘不已。

樱花的花期极短，有“花开七日”

之说。这种花有两个特点：其一，在满树樱花都盛放的时候突然凋谢，将最美的一幕留给世人；其二，第一朵绽放的樱花将一直保持其形态，直至那一棵树上所有的花骨朵都开放。所以有的国家认为樱花是有智慧的花，因而将它定为国花。不仅是因为它的妩媚娇艳，更重要的是它经历短暂的灿烂后随即凋谢的“壮烈”，死在最美的一刻。

而在我国，桃花以它嫣丽的色彩、缤纷的落英触动了中国人的某种情绪和情感，被渗透、融汇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因素，并且作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信息载体，世世代代承袭相传。于是，如同中国的“梅文化”“菊文化”一样，“桃花”也成为我们民族集体记忆和心理深层的积淀物，形成了中国的“桃花文化”。《诗经·周南》中，就有一首关于桃花的诗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描写茂盛、红艳的桃花，并用桃花来比喻年轻美貌的女子。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用灿烂的桃花作背景，构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“桃花源”世界。而崔护京都郊游，邂逅少女，次年再访，人去桃花在，崔护感伤不已。他那首《题都城南庄》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也成为千古名篇。清初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，把血染的“桃花”比作美女李香君。

其中咏叹桃花最妙的，当属刘禹锡《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，戏赠看花诸君子》一诗。诗云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不写花本身之动人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，真是巧妙又简练。后两句由物及人，关合到自己贬黜南国的境遇。玄都观里这些如此吸引人的、如此众多的桃花，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，根本没有。去国十年，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，并且开花了，因此，回到京城，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，真是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了。

万紫千红总是春。看也好，赏也罢，无论是你的凄美婉约，还是它的娇艳欲滴，我们各自喜欢着各自所喜欢的。那些五颜六色的花朵，是精灵在人间游荡着绽放。一点色彩，一个形状，触动了人们的情感经历。因为爱或者怀念，我们倍感亲切和珍惜。

## 杜甫草堂

□赵根蒂

天是阴天 但没风  
历史厚厚地压在房顶上  
即使秋高风怒号  
也吹不走数代人  
为诗圣加盖的温暖

成都的雨再淋不湿您的草屋  
您却已在唐朝睡去  
能不能让我寄个梦  
随风潜入春夜  
带您穿越唐宋明清，看一看  
您被秋风吹破的家  
如今已亭台楼阁，画檐飞栋  
绿树成阴，庭院深深  
成都城、四川省、中国  
也早已广厦千万  
您一定还感叹  
何时突兀眼前见此屋  
虽然这草早已不是当年  
您屋上的茅  
这堂却始终不改  
瘦硬的模样

随笔·厚重人生

# 为我的老师点赞

□卞卡

我高中三年的班主任老师，是位非常优秀的语文教师。他小小年纪便读私塾，16岁开始在家乡教小学。他的父亲、叔父、姐姐都是教师，父辈教私塾，姐姐教小学。他年岁尚小的时候，逢年过节，家长带着孩子到他家拜年致谢，场面热烈非凡，使他很受感动与启发。于是，他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就是将来也当教师。后来，他不再教小学，报考了一所知名大学的教育系，毕业后，如愿当了高中语文教师，并担任班主任，很快挑起语文教研组组长的重任，几十年时间内，虽然工作单位有所变动，但始终未离开教学一线，直到离休。离休后，又受聘于几所职业院校，培训青年教师，这样前后加起来，除去新中国成立前教书的时间，他在教师岗位上共度过了55个春秋。

我的老师是一个淡泊名利、爱岗敬业的人。他曾跟我说，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有名篇《师说》的核心语句是“传道授业解惑”。教师的职业是崇高的、神圣的，不允许有任何曲解和亵渎。既然选择了当教师，就要当一个称职的教师，教书育人，既要教给学生知

识，又要教给学生如何做人。这是教师的良知，离开这个大前提，一切作为都与教师这个称号相背离，是不可取的。他还谈了当今有些教师在教学认知上存在的一些偏差，谈得很中肯、很到位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我的这位老师始终在身体力行自己的信念。突出例子如在“文革”中，学校秩序乱套了，基本上不成课，尽管他也受到冲击，却不改初心，一如既往地爱护学生。他白天黑夜走访家长，苦口婆心找学生谈心，让他们把心收回来。在家长帮助下，他将学生拢在一起，按教程为他们授课，并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：“你们要珍惜青春岁月，这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期，荒废学业吃亏的只能是自己，现在感觉不出来，将来会看得很明白。”学生们还算听话，不管外面多么“乱”，他们都能静下心来听课，直至毕业离校。后来恢复高考，他那个班的学生有不少考取了大学。这届学生对他感情很深，在以后的几十年间，同他从未间断过联系，每逢他的生日，全班40多名学生，都要聚在一起为他庆生祝寿，有的深深鞠躬，有的甚至跪地磕头，向他行传统大礼，师生情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我的老师是一个成就满满的人。他当班主任所教的2000多名学生，分布全国各地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他们中不少人事业有成，有的在不同领导岗位担当重任，有的在高等院校当教授，有的成为科技领域知名专家、学者，有的在国内外发展，取得骄人业绩。

我的老师是一位勤奋的学人。他语言表达能力强，很讲究授课艺术，课讲得一丝不苟，从不拖泥带水。几十年来，他获得了省、市模范教师、优秀教师、先进工作者等一系列荣誉称号。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语文教学学术

研讨会和经验交流会，提交的论文和发言稿，多在全国性教学刊物上发表。除此之外，进入新时期以来，围绕“教学改革实践”和“教育科学研究”两大课题，撰写了几十篇论文，都被有关报刊编发。2016年是他90寿辰，他把这些论文梳理后，以《讲台回望》为书名，分上下两册出版。按他的说法，一是给自己教书的一生来个总结，二是给他的后人和学生留个纪念。两本书印制精美、大气厚重，还附了他和家人以及学生的合影。大家看到这本书，都眼前一亮，仿佛看到了他那颗真诚的心，对他更加敬仰。

我的老师虽年逾九秩，但身体一直很好。前段时间他跟我说，他最近作了一次全面体检，身体各部件基本正常，医生称他为健康老人。这得益于他的心态，他坚持身体锻炼，60多年时间里，他每天6点起床，户外锻炼至7点半，一年四季，风雨无阻。

他的饮食以清淡和杂粮为主，注重营养搭配的同时，从不挑食。他笃信宋代爱国诗人陆游《食粥》诗中“只将食粥致神仙”的一句，晚年多喝用小米、黑豆、绿豆、豇豆、黑芝麻、大枣煮的粥，既营养丰富，又调节了消化系统。

他的家庭和谐美满温馨。老伴是他大学同学，一辈子教书育人，善良而和蔼。三个孩子大学毕业后，都有很好的工作，对两位老人孝敬有加。

这就是我的老师，为我高中三年付出无限心血的老师。今天，我为一生从教而又成就斐然的老师骄傲，又为他作为健康老人感到无比高兴。我们在一起时，我笑着说，等他百岁寿辰时，我希望能看到他今日的神态和精神面貌。他很自信，满脸洋溢着幸福神采，声音洪亮地哈哈大笑起来……



书法 陈清海 作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河”，在“原创”栏目阅读副刊美文。

本版投稿联系电话：13938039936

